

著名网络游戏《奇迹》的新创小说

奇迹

JADE 著

天幕的 序幕

5

海人民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906031

I247.5

Q100

幕天席地

JADE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迹:幕天席地/Jade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ISBN 7-208-04719-7

I. 奇... II. J...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了(2003)第 050839 号

企 划 上海世纪华创文化形象管理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邵 敏

封面装帧 赵为群

本书关于《奇迹》的人物名称、形象和地图等
资料由九娱(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奇迹:幕天席地

Jade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高嘉印务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天通庵路 190 号 邮政编码 200071)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装订

(南陈路 28 号 邮政编码 200436)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6 字数 15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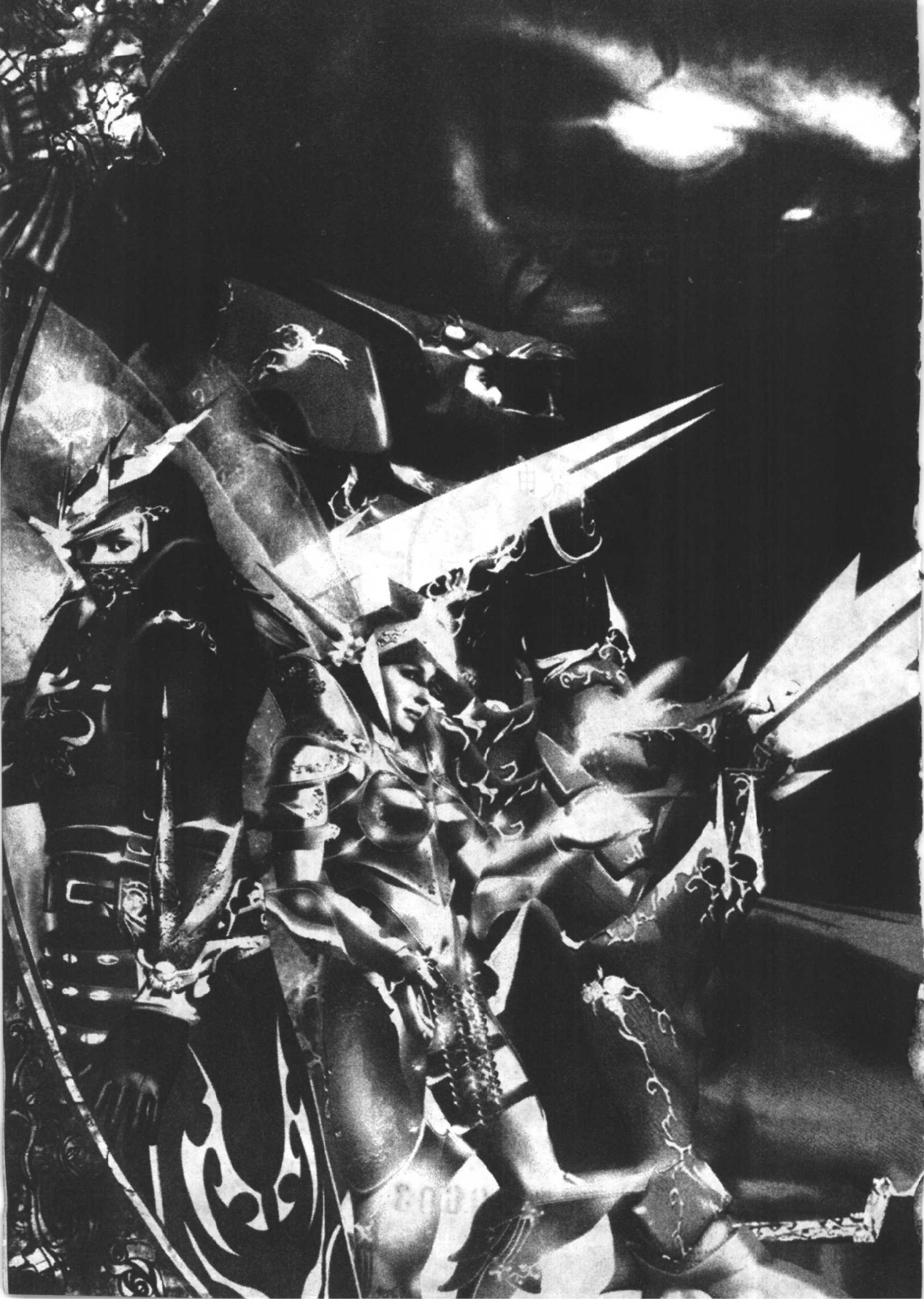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ISBN 7-208-04719-7/I·99

定价 20.00 元(含光碟、开户卡)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相关工厂联系



主要人物表

穆沙——罗林西亚草原的年轻猎手，命运之神指定的“战神”

阿玺达——生活在仙踪林的精灵、通晓所有动物的语言

米法拉——冰风谷王子，具有巫师血统的赫鲁伊家族继承人

舒玛——幕天席地的幽魂公主

哥布林——阿玺达的“奴隶”

梅里——穆沙的未婚妻

阿莎——萨满镇旅店老板娘

霍尔金夫——老不死的游吟诗人

汉斯——冰风谷冰锋军团副将

蒂帕——冰风谷冰锋军团将军

达瑞奥夫——米法拉的父亲，冰风谷国王

戈登——地下城统帅，死神

希特拉——海底世界亚特兰蒂斯统帅，海魔王

巴洛克——失落之塔统帅

魔域之王——暗黑世界的统治者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dark, rocky landscape. The foreground shows a dark, silty stream or riverbed.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steep, layered rock formations or cliffs. The sky is dark and cloudy. A decorative, ornate title box is center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序



游吟诗人到来的时候，
天空中飘来一朵黑色的云彩；
游吟诗人离开的时候，
草原上没有留下任何的足迹；
只有神秘的诗句在风中传颂，
像一首故作深沉的歌曲，
又好像是一句充满智慧的偈语。

宁静的大陆下隐藏着暗黑的魔力，
毁灭的力量来自遥远的幕天席地。

目录

序

第一章	血符 MU.....	2
第二章	魔域之王.....	20
第三章	阿玺达的仙踪林.....	40
第四章	空气的前方是水，水的前方是冰.....	62
第五章	以冰雪的名义.....	84



第六章

杀不死的死神.....108

第七章

海底世界亚特兰蒂斯.....132

第八章

灵魂宝石.....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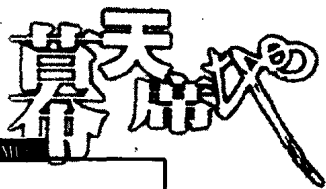
第九章

魔剑士的诞生.....176

第十章

幕天席地.....196

2A057/23



“爸爸爸爸，快说下去呀。”

“上次我们说到哪儿了？”

“说到魔道士雷姆尼亚煽动安东尼尔斯，去解除封印之石。”

“对。夕阳洒下红色的光彩，成千上万的士兵在封印之地整军，等待着安东尼尔斯解除封印的时刻。封印之地的神殿喷出火焰，不可知的力量充斥在大地之中，在紧张的空气里，连风都停止了。

看着这光景，安东尼尔斯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他战战兢兢地问：‘真的没关系吗……雷姆尼亚？’

藏身在暗处的魔道士雷姆尼亚默默地点点头：‘大地唯一的王呀，现在是最后的瞬间了。’虽然他的声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这句话使安东尼尔斯提起了勇气。”

“接下来呢？”

“安东尼尔斯喊叫着，‘大地永远是我的了！’他把封印之石——耶特拉姆拿在了手中，雷姆尼亚和兵士们的眼里充满着兴奋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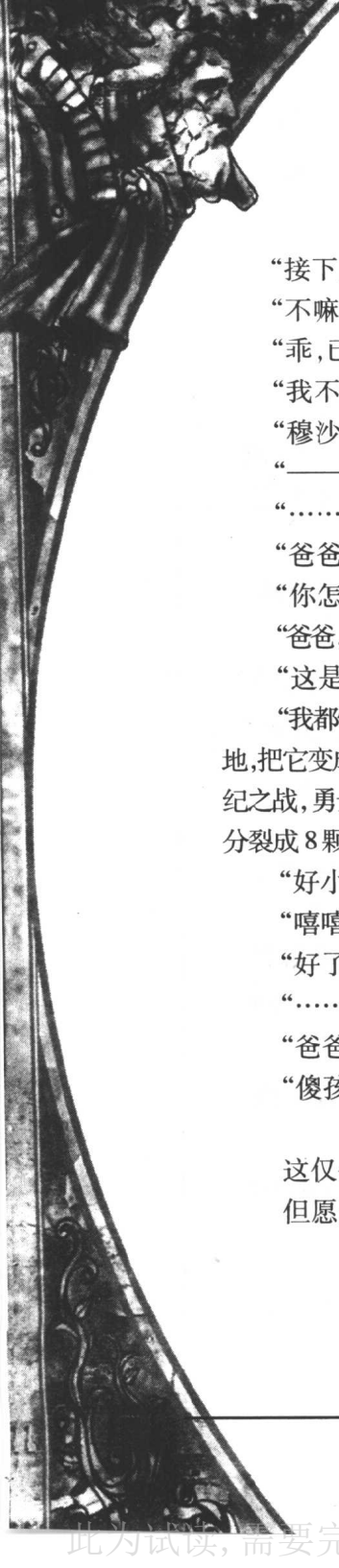
‘恩欧拉克斯克黑米亚得基拉杜斯……魁亚呼克布拉斯黑柯突亚核……’不可知的咒文笼罩着天地，封印之石开始发出前所未见的的光芒。

雷姆尼亚的咒文变得更强大，他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封印之石，眼里开始散发出光芒，‘只要再一点……再一点……’

安东尼尔斯的手抖动着，渐渐接近封印之石。封印之石像是吐出最后一口气般渐渐地变大，变大！终于，封印之石破裂了！”

“魔王真的复活了？”

“真的复活了。”



“接下来呢?”“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接着说。”

“不嘛不嘛。”

“乖,已经很晚了,该睡了。”

“我不睡,我要听故事!”

“穆沙!”

“——嗯!”

“.....”

“爸爸,你说安东尼尔斯为什么要让魔王复活呀?”

“你怎么还没睡?”

“爸爸,魔王不是坏的吗?他不是要让鲜血和恐怖笼罩大地吗?”

“这是因为安东尼尔斯有野心。你还太小,不懂。”

“我都懂。魔王抛弃了安东尼尔斯,统治了世界,他霸占了封印之地,把它变成暗黑世界的权力之都。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一直到创世纪之战,勇士们团结起来打败了魔王,摧毁了封印之地。魔王消失了,分裂成8颗的封印之石散落在大陆的深处,再也没有人看到过。”

“好小子,你都知道了,还让我讲?”

“嘻嘻,哈哈。”

“好了,这下该睡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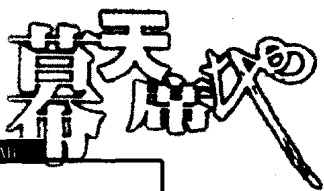
“.....”

“爸爸,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傻孩子,这只是故事。”

这仅仅是故事.....

但愿这仅仅是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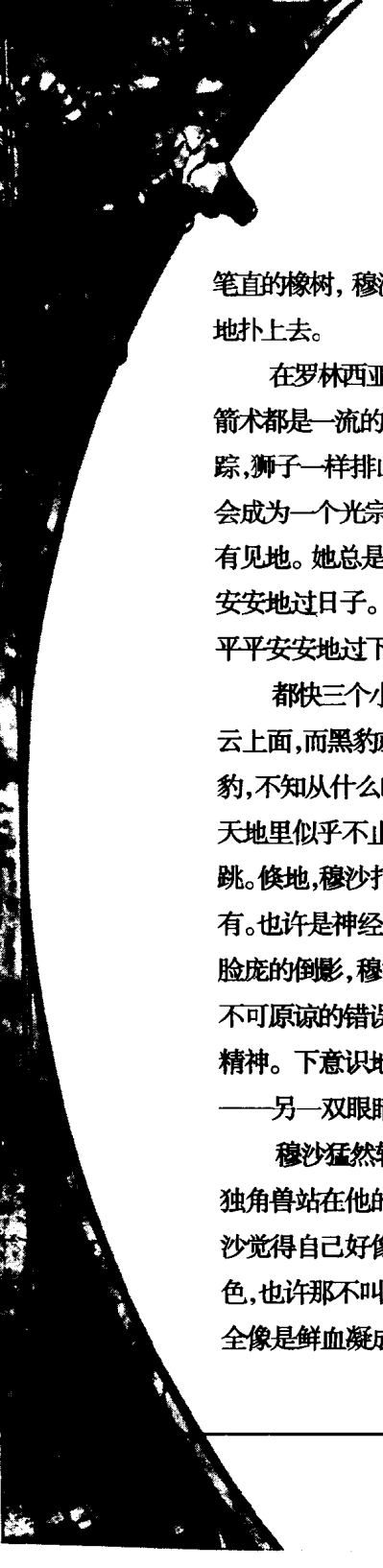


这两天，村里的人个个都在谈论那个老得都快成精的游吟诗人。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人知道他的年龄，原因只有一个，他实在太老了。老得超过了穆沙所见过的所有老人，超过了罗林西亚草原存在的时间，甚至有人传说，在创世纪前他就是游吟诗人了，那些关于创世纪之战的故事压根就是他的日记。

不过，对于他的年龄的猜测和好奇很快就被另一件事取代了，因为这个白眉毛老头从踏上罗林西亚草原的第一天起就反复不停地念着一句奇怪的咒语。这句咒语怎么念来着？穆沙在脑子里回想了好几遍，却只蹦出来“幕天席地”四个字。文字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几个普普通通的字母罢了，组合起来偏偏就会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幕天席地”，什么意思穆沙压根不知道，然而当这四个字滑过嘴唇，一种辽阔荒凉死寂的气息刹那间便笼上了心头，有种暗暗的不祥游荡在空气中。穆沙努力地去回想整句咒语，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这倒不是穆沙记忆力不好，而是从一开始他就压根不关心这件玄乎的事。小时候，穆沙倒是很喜欢听爸爸讲些奇奇怪怪的故事，但如今他长大了。自从新年和梅里定亲以后，穆沙就意识到自己可是个真正的成年人了。他渴望尽快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哪怕只是一间小小的木屋，铺着厚实的茅草，挂着亲手打来的兽皮，点上温暖的炉火，拥着亲爱的姑娘。哦，梅里，梅里可是个漂亮姑娘，深邃的黑眼睛，柔软的褐色卷发，温柔善良的品性，在背地里小伙子都管她叫草原月光，能娶到她可是天大的幸运。

想到这里穆沙忍不住笑出声来，手腕一抖，阳光便在手中的剑刃上来了个急转弯，刺了他的眼。穆沙猛然惊觉自己可是在打猎呢，从一大早开始，他就追着那头难得一见的黑豹直到谷地的尽头。黑豹窜上了



笔直的橡树，穆沙便一直在灌木丛中潜伏着，就等它一出现便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在罗林西亚草原，穆沙是个数一数二的猎手，他的力量、剑法，还有箭术都是一流的，他能像熊一样纹丝不动地埋伏，狼一样锲而不舍地追踪，狮子一样排山倒海地出击。村里很多人都说穆沙该去参军，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光宗耀祖的将军。在这件事上，不识一个字的妈妈倒是别有见地。她总是堆着一脸渗透着笑容的皱纹，说：“孩子，生活就是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接着，打了一辈子猎的爸爸总会嘀咕一句：“日子一直平平安安地过下去，这就叫幸福。”

都快三个小时了，黑豹还是不见踪影，就好像那棵橡树一直通到了云上面，而黑豹就顺势溜进了天堂。总有些不对劲。不光是失了踪的黑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穆沙开始觉得莫名其妙的紧张，这方小小的天地里似乎不止他一个人，在某个角落里还有另一种呼吸，另一种心跳。倏地，穆沙打了个冷战，他警觉地环视四周。什么也没有，连风都没有。也许是神经过敏了。阳光还是那么晃眼，看着剑身上自己那张英俊脸庞的倒影，穆沙竟然觉得昏昏欲睡，作为一个出色的猎手，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穆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紧了紧拳头，强迫自己打起精神。下意识地，穆沙又看了看手中的剑，啊?! 他惊得几乎喊出了声——另一双眼睛! 白花花的剑身上倒映出另一双奇异的眼睛。

穆沙猛然转身，刹那间他就像石像一样被凝固住了。一头乌黑的独角兽站在他的面前，十米，不，五米，不，近在咫尺。独角兽的黑让穆沙觉得自己好像从未看见过黑色似的，那是一种闭上眼睛才存在的黑色，也许那不叫黑色，应该称之为没有任何颜色。它的那双大眼睛，完全像是鲜血凝成的，闪烁着捉摸不透的神情。而在眼睛之间骄傲地耸

立着一只角，隐约蒙着一层金光。最智慧的老人也只是在经书中看到过独角兽的画像，而且个个讳言颇深，因为独角兽属于魔界。魔界，充满着邪恶和血腥，是暗黑势力统治的另一个世界。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传说，早在创世纪之战，魔界就被彻底摧毁了。然而现在，一只属于魔界的独角兽却活生生地站在穆沙面前。

穆沙的眼睛被钉在了独角兽身上，丝毫没有注意到黑豹从他身边大摇大摆地经过，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短剑早就跌落在地上。独角兽静静地站着，好像没有敌意。终于，穆沙鼓起勇气挪动了一下步子。突然，一团黑影铺天盖地地扑了过来。穆沙没有防备，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其实独角兽压根没有碰到穆沙，它像一支离弦的箭擦过穆沙的耳边，射向森林的深处。穆沙被激怒了，他清楚地感受到独角兽的挑衅。他一个翻身，提起短剑，拔腿就追。独角兽发力纵身一跃，消失在穆沙的眼前。穆沙刹住了步子，好不容易恢复了理智。这里已经是谷地的尽头了，那边就是禁林。没有人确切知道禁林中究竟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但任何人都不能迈进禁林一步却是铁的法律。

仅仅是刹那间，独角兽便融入那片漆黑中，不见了。穆沙有些不甘心，他小心翼翼地靠近了一步，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壮壮胆又往前挪动了一下，脚尖触到了那条象征禁林地域的青草带。突然，穆沙的心狂乱地跳动起来，一种奇特的感觉掠过他的全身，那禁忌的森林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强烈地吸引着他，吸引他迈开步子走进去，走进这无边的黑暗中去。这种诱惑几乎让穆沙不能自持，但另一方面却又使他恐惧万分。穆沙咬紧牙关，往后退了一步，在他脚尖离开青草带的一瞬间，那种诱惑消失了，心脏的跳动也恢复了正常。看着青草地上自己的脚印，穆沙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汗水从额头直淌下来，那一步似乎用尽

了他全身的力气。穆沙收起剑猛然转身，逃似地飞快地离开了这个地方，他有种说不清的感受，似乎那片林子里有着什么他最害怕的东西，如果可能，他永远也不想面对。

西方已是火红一片，晚霞映红了整片天空。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走在返回的路上，穆沙的脑子里仍是一片混乱。这一切是真实的吗？回家是保守秘密还是大肆炫耀？也许该通知族长进行围捕，或者是把它奉为神灵？大家会相信他的话吗？或许真该冲进禁林看看。所有的胡思乱想突然在一刹那都停止了，因为有一句话像独角兽一样直愣愣地冲进了穆沙的脑海里：

宁静的大陆下隐藏着暗黑的魔力，

毁灭的力量来自遥远的幕天席地。

血。

草上沾着点点鲜血。也许是只受伤的狐狸逃亡时留下的吧。但没走几步之后，穆沙又在路旁的树干上发现了斑斑血迹。难道还有一只野鸡同时受了伤？很快，穆沙便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猎人的经验和直觉告诉穆沙这不是任何动物的血。猎人受伤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今天穆沙却有种不祥的预感。

穆沙加快了脚步，一阵阴风迎面吹来，那种刺骨的寒冷完全不像是在春天。一片巨大的乌云缓缓地移过来，像一块巨大的窗帘拉上了天的窗户，太阳完全被阻隔了。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灰黑色中，像是在经历一场日食。风越来越大了，风沙扬了起来，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烈。穆沙的心跳得很快，他已经开始跑了。

村口就在眼前了，一排排熟悉的民居和村口的大树桩越来越近

了。突然，穆沙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倒在地上。光线太暗了，穆沙几乎是摸索着才爬起来。他的手摸到了一个柔软而冰冷的东西，他拿了起来，几乎凑到鼻子跟前才看清是什么。

“啊——！”几乎是在看清的同一秒钟，穆沙发出了一声惊叫。

一只手，这是一只人的手。

强按下心中的恐惧，穆沙顺着手臂往上看。

“强尼！强尼！你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这是穆沙最好的朋友强尼，他浑身冰冷，仰面朝天，胸膛上满是鲜血。穆沙急切地摇晃着他的肩膀，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

但是强尼永远也不可能回答了。他死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难道有猛兽袭击了村庄？下意识地，穆沙向四周环视，眼前的景象使他重重地瘫坐在地。死人！遍地都是死人。鲜血染红了土地，一点一点淌过来，一直流到穆沙的脚尖。

“妈妈！爸爸！梅里！”穆沙死死地握紧手中的剑，发疯似地向家的方向跑去。

好几次，穆沙被地上的尸体绊倒。他看见族长、铁匠、杂货店老板娘、儿时的好伙伴、讨厌的邻居……一个个浑身冰冷，仰面朝天，胸膛上满是鲜血。

都死了！整个村庄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祥和的罗林西亚草原成了最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然而，除了尸体，除了鲜血，没有野兽的踪迹，没有散落的武器，甚至没有挣扎和反抗的痕迹。

穆沙冲进家门的一刻，眼前看到的是一幕悲剧。爸爸，妈妈，一辈子安安分分的老实人，如今和所有的村民一样，直挺挺地倒在自己家的地板上。他们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但眼睛里看不到恐惧，却有着一

种深深的不信任,似乎完全不相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到的景象。

“不——!”巨大的悲痛打倒了穆沙,他的双膝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发出绝望的动物般的悲号。

“……嗯……啊……”突然,屋子的某个角落传来隐隐约约的呻吟。

“梅里!”穆沙一个箭步蹿了起来。

炉火前的虎皮下蜷缩着一个身材娇小的人。穆沙揭开虎皮,梅里奄奄一息地伏在地上,鲜血从她的身子下不断地渗出来。

“梅里!”

穆沙急步上前,跪在她身边,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翻转过来。梅里的脸上毫无血色,苍白得像没有生命的大理石。她的头软软地垂在穆沙怀里,双眼紧闭,但她的嘴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

“我是穆沙!我来了!梅里!求求你别死,求求你醒醒!”穆沙绝望地哀求着。

梅里的眼睛微微地睁开了,喉咙深处艰难地吐出一丝声音:“穆沙……”

穆沙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生怕最后的光明也熄灭了。

“发生什么?怎么了?!”惊喜、悲痛和恐惧压迫着穆沙,他简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

梅里只是虚弱地摇摇头。

“是什么人袭击了村庄?……为什么?……谁杀死了爸爸妈妈?……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对于穆沙一连串的疑问,梅里仍旧微微地摇摇头。而这个动作似乎也已经耗尽了她的勉强支撑的精力,她头一歪。倒在穆沙胸前。晕了过去,